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賦辨體卷三

元 祝堯 撰

兩漢體上

漢藝文志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隣國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意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

春秋賦詩是也

春

秋之後聘問詠歌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士失志之賦作矣大傳荀卿及楚臣屈原離讒

憂國皆作賦以風

如所云則騷即風也

咸有惻隱古詩之義

如荀

卿俛詩成相並賦也所謂古詩之義在是

其後宋玉唐勒枚乘司馬相如

揚子雲競為侈麗闕行之辭沒其風喻之義子雲悔之曰詞人之賦麗以淫愚謂騷人之賦與詞人之賦雖異然猶有古詩之義辭雖麗而義可則故晦翁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至於宋唐以下則是詞人之賦多沒其古詩之義辭極麗而過淫傷已非如騷人之賦矣而况於詩人之賦乎何者詩人所賦因以

吟詠情性也騷人所賦有古詩之義者亦以其發乎情也其情不自知而形於辭其辭不自知而合於理情形於辭故麗而可觀辭合於理故則而可法然其麗而可觀雖若出於辭而實出於情其則而可法雖若出於理而實出於辭有情有辭則讀之者有興起之妙趣有辭有理則讀之者有詠歌之遺音如或失之於情尚辭而不尚意則無興起之妙而於則乎何有後代賦家之俳體是已又或失之於辭尚理而不

尚辭則無詠歌之遺而於麗乎何有後代賦家之文
體是已是以三百五篇之詩二十五篇之騷莫非發
乎情者為賦為比為興而見於風雅頌之體此情之
形乎辭者然其辭莫不具是理為風為雅為頌而兼
於賦比興之義此辭之合乎理者然其理本不出於
情理出於辭辭出於情所以其辭也麗其理也則而
有風比雅興頌諸義也與漢興賦家專取詩中賦之
一義以為賦又取騷中瞻麗之辭以為辭所賦之賦

為辭賦所賦之人為辭人一則曰辭二則曰辭若情
若理有不暇及故其為麗已異乎風騷之麗而則之
與淫遂判矣賈馬揚班賦家之升堂入室者至今尚
推尊之晦翁云自原之後作者繼起獨賈生以命世
英傑之材俯就騷律非一時諸人所及定齋云賦則
漫衍其流體亦叢雜長卿長於叙事淵雲長於說理
林艾軒云揚子雲班孟堅只填得腔子滿張平子輩
竭盡氣力又更不及如是則賈生之非所及毋論也

張平子輩之更不及不論也若長卿子雲孟堅之徒
誠有可論者蓋其長於叙事則於辭也長而於情或
昧長於說理則於理也長而於辭或略只填得腔子
滿則辭尚未長而況於理要之皆以不發於情故爾
所以漁獵捃摭誇多鬪靡而每遠於性情哀荒褻慢
希合苟容而遂害於義理間如上林甘泉極其鋪張
終歸於諷諫而風之義未泯兩都等賦極其眩曜終
折以法度而雅頌之義未泯長門自悼等賦緣情發

義託物興辭咸有和平從容之意而此興之義未泯
一代所見其與幾何誠以其時經楚坑之秦故古詩
之義未免沒而或多淫近風雅之周故古詩之義猶
有存而或可則古今言賦自騷之外咸以兩漢為古
已非魏晉以還所及心乎古賦者誠當祖騷而宗漢
去其所以淫而取其所以則可也今故於此備論古
今之體制而發明揚子麗則麗淫之旨庶不失古賦
之本義云

賈生

名誼

生通達國體漢文帝議任以公卿之位絳灌
之屬害之乃以為長沙王太傅誼以謫去意
不自得及過湘水時屈原沉汨羅已百餘年
矣生追傷之投文而吊以自喻在長沙三年
有鵬鳥飛入生舍鵬似鴉不祥鳥也生以長
沙卑濕恐壽不得長故為賦以自廣晦翁云
生有經世之才文章蓋其餘事愚觀二賦實

奇偉卓絕然弔屈原賦用比義鵬賦全用賦體無他義故同死生齊物我之辭雖有逸氣而其理未免涉於荒忽恠幻若較之弔屈於比義中發詠歌嗟歎之情反覆抑揚殊覺有味

弔屈原賦

比也雖曰賦而比比義實多文選因史傳有投文弔屈之語故以為

弔屈原文而諸家則以為賦要之篇中實皆比賦之義宜從諸家迂齋云議譏時人太分明其才甚高其志甚大而量則狹矣

恭承嘉惠兮埃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

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廼隕厥身烏虜哀哉兮逢

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翔翔塔茸兄尊顯兮讒諛

得志賢聖逢戔兮方正倒植值謂隨夷溷兮謂跖躄廉

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幹管棄

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

兮章父甫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懼此咎兮碎碎

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縹其

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勿深潛

以自珍而

蝮獮

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蛭

叶全

所

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

古藏字

使麒麟可繫而羈

兮豈云異夫羊般

斑

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

孤叶

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

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避繳而去之

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

將制於螻螿

叶五居切

鵬賦

賦也其辭汗漫恍惚皆遺世忘形之語此太史公讀之而有令人莫然自失之

數文公云誼所稱皆列禦寇莊周之常言又為傷悼無聊之故而藉之以自悼者

單闕

退

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曰斜鵬集余舍止于坐隅

貌甚間暇異物來

崒

萃

私恠其故發書占之識言其度

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于鵬余去何之吉虜告我

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鵬乃嘆息舉首奮翼口

不能言請對以臆曰萬物變化兮固亡休息斡流而遷

兮或推而還

旋

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壇

蟬

沕勿

勿

穆無窮

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
凶同域彼吳強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勾踐伯世
斯遊遂成兮卒被五刑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禍之與
福兮何異糾纏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悍兮
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相
分大鈞播物兮塊北無垠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
漢悲切遲速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
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

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搏化為異物兮

又何足患平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

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衆庶每梅生

休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愚士繫

俗兮僮古塊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

兮好惡積意德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

然自喪去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坎則

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

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
空而游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蒂芥兮何足以疑
叶牛

司馬長卿

長卿蜀人少遊梁著子虛賦後歸成都久之
揚得意為狗監侍武帝帝嘗讀子虛賦而善
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
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長卿

長卿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遊
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乃為上林賦以諷
諫焉又文選長門賦序云武帝陳后得幸頗
妬別在長門宮聞相如工文奉黃金百斤為
文君取酒因求解悲愁之辭以悟主上后復
得幸然漢書陳后及長卿傳無奉金求賦復
幸事不知序者何從實此云

子虛賦

此賦雖兩篇實則一篇賦之問答體
其原自卜居漁父篇來厥後宋玉輩

述之至漢此體遂盛此兩賦及兩都二京
三都等作皆然蓋又別為一體首尾是文
中間乃賦世傳既久變而又變其中間之
賦以鋪張為靡而專於辭者則流為齊梁
唐初之俳體其首尾之文以議論為駛而
專於理者則流為唐末及宋之文體性情
益遠六義漸盡賦體遂失然此等鋪叙之
賦固將進士大夫於臺閣發其蘊而驗其
用非徒使之賦詠景物而已須將此兩賦
及揚子雲甘泉河東羽獵長揚班孟堅兩
都潘安仁藉田李太白明堂大獵宋子京
園丘張文潛大禮慶成等賦並看又將離
騷遠遊諸篇瞻麗奇偉處參看一掃山林
草野之氣習全倣冠冕佩玉之步驟取天
地百神之奇恠使其詞誇取風雲山川之
形態使其詞媚取鳥獸草木之名物使其

詞瞻取金璧綵繒之容色使其詞藻取宮
室城闕之制度使其詞壯則詞人之賦吾
既盡之然後自賦之體而兼取他義當諷
刺則諷刺而取之風當援引則援引而取
諸比當假託則假託而取諸典當正言則
正言而取諸雅當歌咏則歌咏而取諸頌
則詩人之賦吾又兼之吞吐溟渤黼黻雲
際良金美玉無施不可漢人所謂感物造
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中故可
為列大夫有不在於斯人與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
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坐
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

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衆而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罟浮網彌山掩兔罝鹿射麋脚麟騫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去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圃覽於有無然猶不能徧覩也又馬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略以

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
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爾名曰雲

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弗弗鬱

隆崇峯峯峇嶽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千青雲罷

皮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垺附錫

碧金銀衆色炫耀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琅石

次玉者 昆吾珉針功勒 玄厲礪石碻碻其東則有蕙圃蘅

蘭萑若射夜 干芎薊芎蒲江離蘼蕪諸柘巴苴其南則

有平原廣澤登降迤靡案行壇善曼緣以大江限以巫

山其高燥則生歲針斯苞荔薛莎颯青蘋其埤埤濕

則生藏菘郎蒹葭東牆彫胡蓮藕菰蘆菴淹藺軒于衆

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

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瑁瑁鼈

龜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梗栲南豫樟桂椒木蘭檠擊離

梨朱楊楮查梨棗郢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赤猿獾獾

鸕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萬蜒行龜龜

駢

平於岸於是乎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

駁之駟乘彫王之輿靡魚鬚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

干將之雄戟左烏號平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

乘蟻阿為御按節未舒即陵狡獸蹙蛩蛩麟鄰上距虛軼

野馬轉衛駟駟乘遺風射游騏倏呻去倩上利練雷動

焱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皆劑洞宵達掖絕乎

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

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象執

劇全受誣屈彈觀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錫錫

揄紵縞雜織羅垂霧縠縠積勞縠縠縠縠徐委曲鬱撓溪

谷粉粉袿袿揚施戌卹削飛織縠垂髻稍扶輿猗靡翕

呬呼萃翠蔡下摩靡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歲蕤繆

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於是乃羣相與獠

了於蕙圃嬰盤姍珊勃窣而上乎金隄揜翡翠射駿驥

儀俊微矰出織繳施弋白鵠連駕鸞雙鶴下玄鶴加怠而

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揚旌棹曳張翠帷建羽蓋網璫

瑁鉤紫貝擬牕金鼓吹鳴籟榜謗人歌聲流唱鶴水蟲

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磊石相擊礮礮磕磕慨若雷

震之聲聞於數百里之外將息了者擊靈鼓起烽燧

車案行杭騎就隊纚麗乎淫淫般盤乎喬喬於是楚王

乃登陽雲之臺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

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將刺割輪焯自以

為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

先王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王悉

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乃欲戮力致獲
以娛左右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
風烈先生之餘論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
夢以為驕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
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無而言
之是害足下之信彰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也
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渚鉅海
南有瑯琊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海蟹游孟諸邪與

肅慎為鄰右以暘谷為界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
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胃中曾不帶芥若乃倣跼儻瑰瑋
異方殊類珍恠鳥獸萬端鱗萃充牣於其中者不可勝
記禹不能名高契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
之樂苑圃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而不復何為無
以應哉

上林賦

此篇之末有風義長卿之賦雖多虛辭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與

詩之諷諫何異揚子雲乃曰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秦雅不

已戲乎林艾軒又云相如賦之聖者子雲
孟堅如何得似他自然流出愚謂子雲以
為戲者則以其駕辭多尚虛而理或至於
不實艾軒以為聖者則以其運意猶自然
而辭未失於太過若於此體會則古人之
賦固未可以鋪張侈大之辭為佳而又不
可以刻畫斧鑿之辭為工
亦當就情與理上求之

亡是公听

欣

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

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
為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
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

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遊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專

古賤字

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乎君未覩夫

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漚出入涇渭鄠鎬浩潦濇決

紆餘逶迤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騫往來去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去之

浦徑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泱之野汨骨乎混流順阿而

下赴隘陘之口觸穹石激堆埼祈沸拂乎暴怒涵湧彭

烹泮溼沸濇汨聿偈側泌筆柳橫流逞折轉騰澈入偏

冽滂凜沆康溉害穹隆雲橈宛潭善膠戾踰波趨汜沓

涖涖利下瀨批偏巖衝擁奔揚滯沛外臨坻注壑澆讒

灑入臆入賈墜沉沉隱隱砰僻磅烹訇轟磔慨決瀟瀟決淫淫

骨入淞茸鼎沸馳波跳沫汨聿潏邑漂飄疾悠遠長

懷寂謬聊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灑浩渺潢晃洋洋漾安

翔徐回翯舉乎瀉瀉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

赤螭鮪巨鱗漸離鰓鰓容鮪度鮪托禺禺鮪鰓鮪榻鮪

捷軒鰭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鱉謹聲萬物衆夥

明月珠子的鯉江靡蜀石黃硬軟水玉磊砢磷磷各爛

爛采色浩浩汗叢積乎其中鴻鸕鵡保駕鷺屬玉交

精旋目煩驚庸渠箴鍼疵賢鳩火盧羣浮乎其上沉淫

泛濫隨風愴淡與波搖蕩掩薄水渚所喋雪菁藻咀

嚼菱藕於是乎崇山矗矗龍孔從總崔嵬深林巨木蘄

峴巖參差九嶷巖巖言入南山我我巖陀遲甌言入錡其推

推萎委岫_屈崎倚振溪通谷蹇產溝瀆_舍呀_呼蝮豁開

雅阜陵別隄_島歲_毀崑_偉崑_猥鹿_會丘虛堀_磊壘_磊隱

轉_各鬱_壘登降陀_迤靡陂池_豕豕_豕沈溶_悠滛_悠鬻_悠散

渙夷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築掩以綠蕙被以江離糅以

靡蕪雜以留夷布結縷攢戾莎_憇揭_憇車衡蘭橐本射干

苾_紫薑_裏蓑_裏荷_針箴_針橙若蓀鮮支黃礫蔣茅青蘋布護

護閎澤延蔓太原離_里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

郁菲菲衆香發越盼蠻布寫_偈掩_偈愛_頻必_頻弗_勃勃於是乎

周覽汎觀縝紛軋芴芴芒芒莽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
涯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其
獸則獐旄猊陌犛黎沉牛麋麋赤首圜題窮竒象犀
其北則盛夏舍凍裂地涉水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
駒駮橐駝蛩蛩驪駃騠驢騾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
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壁璫輦道纜屬步欄周
流長途中宿夷峻築堂累臺增成巖竅竅洞房俯杳眇
而無見仰攀榛老而捫天奔星更於闐闐宛虹拖杪於

楮軒青龍蚴蟉於東廂象輿蜿僊於西清靈囿燕於間
館嵬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
盤石振崖欽岩倚傾嵯峨嶸嶸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
瑚叢生璫玉旁唐玢函文磷赤瑕駁瑩康入雜市其間朝
采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熟黃柑橙棗湊枇杷
檮烟柿棹柰厚樸棗棗楊梅櫻桃蒲萄隱夫萸燠棗燠棗
還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馳迤丘陵下平原揚翠葉
杙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耀鉅野沙棠櫟楛

華去楓枰楹留落胥邪仁頻并閭椽檀木蘭豫章女貞

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後楸俊茂攢立叢倚連蜷

櫪遷危詭崔摧錯登過翫委坑庚衡閭砢垂條扶踈落

英幡纚紛溶劑蕭蓼森猗旖柅從風薊流苳卉歛吸蓋

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傑差池芘此虬恥旋還乎後宮

雜襲累集被山緣谷循坂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

是玄猿素雌蚩攫飛蝓蛭蠲蠖通獮繞胡穀咏蛇

詭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矯矯枝格偃蹇

杪顛踰絕梁騰殊榛捷垂條踔掉布間牢落陸離爛熳
遠遷若此者數千百處娛遊往來宮宿館舍庖厨不徒
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
象六玉虬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
公駮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步戶切縱放也獵
者江河為陸虛泰山為櫓車騎雷起殷天動地先後陸
離離散別追淫淫裔緣陸流澤雲布雨施生貔毗豹
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蒙鶡蘇袴袴白虎被斑文跨野

馬凌三峻之危下磧歷之坻經峻赴險越壑厲水椎飛

廉弄獬豸格蝦退蛤鋌蟬猛氏霸吠騾香褭褭射封豕

箭不苟害解脰陷魚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

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

然後侵淫促節倏復遠去流離輕禽蹙履枝獸轉衛白

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蕃弱滿白

羽射游臬櫟係飛遽擇肉而後發先中去而命處弦矢

分藝殪翳仆然後揚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焱乘虛無

與神俱蘭玄鶴亂昆雞道首孔鸞促鷄鷄拂翳鷲鳥捎

鳳凰捷鴟雛掩焦朋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子儀襄

佯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奄乎反鄉蹙石關歷封巒

過鳩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鷄牛首登

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畧釣獵者之所得獲觀徒

車之所藺轢步騎之所蹂躪若人臣之所蹈藉與其窮

極蹇倦執劇警憚恒讐攝伏不被創刃怖而死者他他

馳藉藉填坑滿谷拚平彌澤於是乎遊戲懈怠置酒乎

顛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虞
具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
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巴
俞宋蔡淮南千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
闐湯鞞塔洞心駭耳荆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
淫禁衍之音馮郢續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唱
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麁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
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閑都靚粧刻飾便

平許嬛緣綽約柔橈開嫚嫚媚嫵全媚纖弱曳獨繭之禴襖

眇閻易去以戍削便平姍先嬖偏屑與俗殊服芬芳濕

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皦長眉連娟微睇絲藐

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去樂酣天子芒然而思

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太奢侈朕以覽聽餘間無事棄日

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

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

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氓隸顏墻填塹使山

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牝發倉廩
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
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
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圃馳騫乎仁
義之塗覽觀乎春秋之林射狸首蒐駒虞戈玄鶴舞干
戚載雲罕掩羣雅悲伐檀樂去樂胥修容乎禮園翔翔
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朝廟恣羣臣奏得失
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悅向風而聽隨

流而化焱熏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皇

而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

神苦形疲車馬之用抗說五
官切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

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

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

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壅闢而民無所

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

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趨若自失逡巡避席古席
字

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長門賦

以賦體而雜出於風比興之義其情思纏綿散言而不敢怨者風之義篇

中如天飄飄而疾風及孤雌峙於枯楊之類者比之義上下蘭臺遙望周步援琴變調視月精光等語興之義蓋六藝中惟風興二義每發於情最為動人而能發人之才思長卿之賦甚多而此篇最傑出者有風興之義也故晦翁稱此文古妙歸來子亦曰此諷也非高唐洛神之比愚嘗以長卿之子虛上林較之長門如出二手二賦尚辭極其靡麗而不本於情終無深意遠味長門尚意感動人心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雖不尚辭而辭亦在意之中由此觀之賦家果可徒尚辭而不尚意乎尚意

則古之六義可兼是所謂詩人之賦而非後世詞人之賦矣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娛全魂踰佚而不返兮形

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燠

平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余志之慢愚兮懷

貞慤之歡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

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

乎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臺而遙

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

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赴閨兮舉

帷幄之澹澹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閨閨孔雀集

而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飛

而北南叶尼心切心憑噫平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

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

而穹崇間徙倚於東箱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

撼金鋪兮聲噌鉦宏宏而似鐘刻木蘭以為棖兮飾文

杏以為梁羅丰茸之游樹兮離樓梧梧而相撐施瑰木

之構榱兮委參差以棟梁時髣髴以物類兮象積石之

將將銛五采炫以相曜兮爛耀耀而成光綴錯石之瓊

甃僻兮象瑤瑁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

綱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噉叫以哀號

兮孤雌跼於枯楊日黃昏而絕望兮悵獨托於空堂懸

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

思之不可長案流徵以却轉兮聲幼要妙而復揚貫歷

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叩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

而從橫舒息悒而增歎去兮蹉履起而彷徨投長袂以

自翳兮數昔日之誓歿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頽思而就

床搏團芬若以為枕兮席荃蘭而蒞香忽寢寐而夢想

兮魂若君之在傍惕寐覺以無見兮魂廷廷汪若去有亡

衆雞鳴以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

昴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漫漫

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恍

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傷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班使仔

使仔以漢成帝時選入宮貴幸嘗從遊後庭
帝召欲與同輦載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
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
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後趙飛燕
娣弟自微賤興使仔稀復進見飛燕遂譖使
仔祝詛主上考問使仔使仔對曰妾聞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

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
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事遂釋使仔恐
終見危求得共養太后長信宮因作賦以自

悼

自悼賦

重曰以上賦也重曰以下且興且風
晦翁云其情雖出於幽怨而能引分

以自安援古以自慰和平中正終不通於
哀傷其德性之美學問之力有過人者嗚
呼賢哉

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

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

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

嘉時每寤寐而繫累息兮申佩離禍以自思陳女圖以

鏡監兮顧女使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閼豔之

為郵尤美皇英之女虞兮榮姪如之母周雖愚陋其靡

及兮敢舍心而忘溢歷年歲而悼慟懼兮閔蕃華之不

滋痛陽祿與柘館兮仍襁褓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

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掩暗莫而昧幽

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奉共供養於東宮

兮託長信之末流共供灑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

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曰潛玄宮兮幽以

清應平門閉兮禁闈高華殿塵兮玉階落苔中庭萋兮

綠草生廣室陰兮帷殿暗房櫳虛兮風泠泠此以上皆

發下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綵翠綵祭兮紈素聲神眇眇

兮密覩處君不御兮誰為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

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此以下皆風義顧左右兮和顏酌羽

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已過兮若浮已獨享兮高
明處民生兮極休勉虞舜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綠
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

擣素賦

此雖賦也而未後一段辭旨頗密意
思纏綿真有發乎情止乎禮義之風

也

測平分以知歲酌玉衡之初臨見禽華以庶庖色忽霜
鶴之傳音竹風軒而結睇對浮雲之浮沉雖松梧之貞
脆豈榮彫其異心若乃廣儲懸月暉水流清桂露朝滿

涼衿夕輕燕，姜含蘭而未止。趙女抽簧而絕聲，改容色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裙之綺靡。振珠佩之精明，若乃盼睐生姿，動容多製。弱態含羞，妖風靡麗。皎若明魄之升崖，煥若荷花之昭晰。制調鉛無以玉其貌，凝朱不能異其脣。若雲霞之適月，似桃李之向春。紅黛相媚，綺組流光。笑笑移妍，步步生芳。兩靨如點，雙眉如張。顏肌柔液，音性間良。於是投香杵，扣玫砧。擇鸞聲，爭鳳音。梧因虛而調遠，桂由貞而響沈。散繁輕而浮捷，節踈亮。

而清深含笙總筑比玉蕪金不墮不箎匪瑟匪琴或旋
環而紆鬱或相參而不雜或將往而中還或已離而復
合翔鸞為之徘徊落英為之颯沓調非常律聲無定本
任落手之參差從風颺之近遠或連躍而更投或暫舒
而長斂清寡鸞之命羣哀離鶴之歸晚當是時也鍾期
改聽伯牙弛琴桑間絕響濮上傳音蕭史編管而擬吹
周王調笙以象吟若乃窈窕殊妙之年幽閒貞專之性
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歌采綠之章發東山之詠望

明月以撫心對秋風而掩鏡閱紋練之初成擇玄黃之
妙匹準華裁於昔時疑形異於今日想驕奢之或至許
椒蘭之多術慙陋製之無韻慮蛾眉之為愧懷百憂之
盈抱空千里分飲淚侈長袖於妍袂綴半月於蘭襟表
織手於微縫庶見迹而知心計修路之遐復怨芬芳之
易泄書既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慙行客之無言還
空房而掩咽

古賦辨體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賦辯體卷六

四至

詳校官中書_臣呂光復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繆 珮

校對官中書_臣葉 蘭

校對官中書_臣李 荃

謄錄貢生_臣劉 遠

謄錄監生_臣王 規

欽定四庫全書

古賦辨體卷四

元 祝堯 撰

兩漢體下

揚子雲

名雄西漢人

子雲少而好賦每慕相如嘗作綿竹頌成帝
時直郎楊莊頌此帝曰此似相如之文莊曰
非也此臣邑人揚子雲帝召見時帝為趙飛

燕無子往祠甘泉泰畤子雲奏甘泉賦以風
帝又祠后土汾陰追觀先代遺跡子雲又以
為今日宜興至治以擬帝皇上河東賦以勸
又帝羽獵子雲從以為泰畤非三驅之意故
因校獵賦以風帝又將誇胡人以多禽獸命
右扶風發民捕載輸長楊射熊館令胡人手
搏之自取其獲子雲又上長楊賦以風愚謂
自楚騷已多用連綿字及雙字長卿賦用之

尤多至子雲好奇字人每載酒從問焉故賦
中全喜用竒字十句而八九矣厥後靈光江
海等賦旁搜遍索皆以用此等字為賦體讀
者苦之然賦之為古亦觀六義所發何如爾
若夫霧縠組麗雕蟲篆刻以從事於侈靡之
辭而不本於情其體固已非古况乎專尚竒
難之字以為古吾恐其益趨於辭之末而益
遠於辭之本也晦翁嘗論今人好用字如讀

漢書便去收拾三兩箇字洪景廬較過人亦然南豐尚解使一二字歐蘇全不使一箇難字而文字如此好則作者何必要用竒難字哉

甘泉賦

賦也全是做司馬長卿真所謂同工異曲者與蓋自長卿諸人就騷中分

出侈麗之一體以為辭賦至于子雲此體遂盛不因於情不止於理而惟事於辭雅曰因宮室畋獵等事以起興然務矜誇而非詠歌興之義變甚矣雖曰取天地百神等物以為比然涉竒狂而非博雅比之義變甚矣雖曰陳古者帝王之迹以含詠然述

諛佞而非柔婉風之義變甚矣雖曰稱朝
建功德等美以倣雅頌然多文飾而非正
大雅頌之義又變甚矣但風比興雅頌之
義雖變而風比興雅頌之義終未泯至於
三國六朝以降辭益侈麗六義變盡而情
失六義泯盡而理失噫於此可以觀世變
矣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時止擁神休尊明號同符三

皇錄功五帝卹胤錫羨去拓迹開統於是乃命群僚歷

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勾陳使

當兵屬堪輿以璧壘兮捐夔魑而扶猶狂八神奔而警

蹕兮振殷

隱 麟 鄰

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

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以搏搏

上 尊

其相膠轕兮焱

飄 駭雲迅奮以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傑

此 僂

參差魚頡而鳥盱杭翕赫矧霍霧集蒙合兮半散照爛

燦以成章於是乘輿乃登夫鳳凰兮翳華芝駟蒼螭兮

六素虬螭略蕤綏灘乎嶮

參 纒卽爾陰閉雲然陽開騰

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旌旒郵

質 偈

榮 之旖旒也流星

旒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屯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

之千乘聲駢伴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馭颯遺風臨

高行之崕嶮勇兮超紆譎之清澄登椽欒而聳貢天門

兮馳閭闔而入凌兢是時未臻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

繹繹下陰潛以慘慄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峽峽以造天

兮厥高慶羌而不可乎彌度平原唐其壇但漫兮列新

蕘於林薄攢并閭與茨鉢括兮紛被麗其無鄂崇丘

陵之駸駸頗我兮深溝嶽平岩而為谷達達往離宮般

斑以相燭兮封巒石闕迤靡乎連屬於是大厦雲譎波

詭摧上 嗷翠

上

而成觀仰矯首以高視兮目冥

面 眴縣

而

無見正瀏

劉

濫以弘愴敞

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徊徊以

徨徨兮魂魄眇眇而昏亂據軫

標

軒而周流兮忽軼

快

軋

北

而無垠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璘隣 珮彬 金

人佻佻

銀

其承鐘虞巨

兮嵌

開

岩岩其龍鱗揚光曜之

燎爚兮垂景炎豔

之炘炘配帝宮之縣圃兮象太一之威

神洪臺崛其獨出兮掇

知

北極之嶸嶸

津

列宿乃施於

上榮兮日月纔經於袂

鞅

振真

雷鬱律於巖窅

窅

兮電

倏忽於牆藩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顛歷倒景
而絕飛梁兮浮蟻蠓而撒天左欖槍而右玄冥兮前燹
闕而後應門陰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汨聿以生川蛟龍
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乎崑崙覽樛流於高光兮溶
彷徨於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瓏玲抗浮柱之飛棟兮
神莫莫而扶傾閱杭閭閻郎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
駢交錯而曼萬衍兮崦嶵罪隗乎其相嬰乘雲閣而上
下兮紛蒙籠以混成曳虹彩之流離兮颺羊翠氣之宛

延襲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肅乎臨淵迴焱標肆

其盪駭兮鞞披桂椒而鬱移夷楊香芬芾以穹窿兮擊

樽櫨而將榮薜迭胎弼以棍混杙偏兮聲駢隱而歷

鐘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惟弼曾萌切環宏

其拂汨聿兮稍暗暗上諳而靚深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

若夔牙之調琴般倕棄其剖椅厥鰈兮王繭投其鈎繩

雖方征僑與偓佺兮猶彷彿其若夢於是事變物化目

駭耳迴蓋天子穆然珍臺間館璇題玉英螿蟬娟蠖漢

之中惟天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迺感動天地逆釐
三神者迺搜速索偶皋伊之徒冠倫魁能名函甘棠之
惠挾東征之意相與齊乎陽靈之宮靡薜荔而為席兮
折瓊枝以為芳吸青雲之流霞兮飲若木之露英集乎
禮神之圃登乎頌祇之堂建光耀之長旂稍兮昭華覆
之威威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陳衆車於東
阮杭兮肆玉軼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垓兮窺地底而
上迴風從從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蕤梁弱水之灑頂

漢烏捷兮躡不周之逶蛇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

女而却宓妃玉女亡所眺其清臚兮宓妃曾不得施其

娥眉方擘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為資於是欽柴

宗祈燎薰皇天招搖太乙舉洪頤樹靈旗樵蒸焜上配

藜四施東燭滄海西耀流沙北燠晃幽都南煬丹厓玄瓚

觶膠蚪汧蚪壑泔喉淡盱蠻豐融懿懿芬芬炎感黃龍兮

燦標訛碩麟選巫咸兮叫帝闈開天庭兮延羣神儼暗

上詣諸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於是事畢功弘迴車

而歸度三巒兮偈憇棠黎天閭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

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磕慨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

兮雨霧霈于胥德兮麗萬世亂曰崇崇園丘隆隱天兮

登降崩耻施迤單蟬蜷拳垣兮增宮參差駢差峩兮嶺

嶸嶸岫洞無涯兮上天之緯戴杳旭卉兮聖皇穆穆信

厥對兮來祗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栖遲兮輝光

眩耀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河東賦賦也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茲以勒
崇垂鴻發祥隕祉歛若神明者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已
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廼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

東乘掉犇星之流旃彊天狼之威弧張耀日之玄旄揚

左纛被雲梢旃奮電鞭駿雷輜鳴洪鍾建五旗義和司

日顏倫奉輿風發颺拂神騰鬼赴千乘霆亂萬騎屈

入君橋杳嘻嘻旭旭天地稠簇簇丘跳巒涌渭躍涇秦

神下聳聳揖距魂負沅河靈矍踏爪掌華蹈哀遂臻陰宮

穆穆肅肅蹲蹲如也靈祇既鄉向五位時叙網緼玄黃

將紹厥後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去以覽厚介山嗟

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灑灑沈菑火於豁濟兮

播九河於東瀕登厯觀而遙望兮聊游浮以經營樂往

昔之遺風兮喜虞代之所耕瞰帝唐之嵩高兮眎覩隆

周之大寧汨低徊而不能去兮行睨垓下與彭城濺穢

南巢之坎圻兮易去幽岐之夷平乘翠龍而超河兮陟

西岳之峽克靖精雲霏霏而來迎兮澤滲淋滴而下降

鬱蕭條其幽藹兮滄汎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
雨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濫濫其亡雙遵逝虜
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兮彼何足與比功建乾坤之貞兆
兮將悉總之以群龍麗鈎芒與駭蓐收兮服玄冥及祝
融敷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攄頌容諭於穆之緝
熙兮過清廟之雖雖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高蹤
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

羽獵賦

賦也賦尾有風與甘泉諸賦同然于
雲之所謂風與長卿之所謂風蓋出

一律有非復
詩騷之風矣

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賢貴正與天乎比
崇齊桓曾不足使軼轂楚莊未足以為驟乘狹三王之
阨僻矯高舉而太興歷五帝之寥廓陟三皇之登闕建
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為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
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
受不周之制以終始顓頊玄冥之統乃詔虞人典澤東
延昆隣西馳閭闔儲積共供侍雄戍卒夾道斬叢棘夷

野草禦自汧牽渭經營澧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

地皆爾廼虎落三峻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殿門外

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並上沆康茫莽碣以崇山營

合圍會然後先置乎長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賁奔育

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鋹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

畢張竟壁之罟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長旗青雲為

紛虹蜺為縹銜屬祝之乎崑崙之墟決渙若天星之羅

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平遮欂櫨為闡明月

為侯熒惑司命天弧發射鮮扁偏陸離駢行佻路嶽車

輕武鴻上綱上綖獵殷殷軫軫被陵緣坂窮冥極遠者

相與迓乎高原之上羽騎營營虛分殊事續紛往來

輜雷轡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

以陽朝始出乎玄宮撞鴻鐘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虫

尤並傍轂蒙公先驅立厯天之旗曳梢星之旃霹靂列

缺吐火施鞭萃僂聳沉允溶淋灘廓落戲鹿八鎮而開

闕飛庶雲師吸鼻去灞雨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秋

踰踰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竹林蹂蕙圃踐蘭唐舉

烽烈火轡者施伎方馳千駟校狡騎萬師虓虎之陣從

橫膠轕焱標拉雷厲馱駢倅駘淨磕慨洶洶旭旭天動

地岷颯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之外若夫壯士忼慨殊

向別趣東西南北騁嗜奔欲拞他蒼豨喜跋犀犖犖蹶

浮靡斲巨挺延搏玄猿騰空虛岓連卷踔單天躡嬉間

間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焱林叢為之生塵及至獲夷

之徒蹶松栢掌蔕藜獵蒙籠轉輕飛履般班首帶修蛇

鈎赤豹牽象犀躡曳巒阬岡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閣

藹秦華為旒熊耳為綴木仆山還旋漫若天外儲與平

乎大溥聊浪乎宇內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皆羿氏控

弦皇車幽上輻軌光純津天地望舒弭轡翼乎徐至於

上蘭移圍徙陣浸侵淫楚部曲隊堅重各案行伍壁壘

天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

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

豹羅吠噪陽追天寶出一方應駢聲擊流光野盡山窮

囊括其雌雄汎汎溶溶遙喙強入乎紘中三軍茫然窮穹

穴况闕遇與預但觀夫獮禽之絀曳踰犀兕之抵觸熊

羆之挐攫虎豹之凌遽徒角槍題注躡竦驚怖魂亡魄

失觸輻闕脰妄發期中去進退履獲創淫輪夷丘累陵

聚於是禽殫中哀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玳池灌以

岐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七涯隋珠和氏焯灼爍

其陂玉石簪岑峯岑眩曜青熒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

可殫形玄鸞孔雀翡翠垂榮玉睢闕闕鴻鴈嚶嚶羣

嬉乎其中噍噍窄 昆鳴鳧鷖振鷺上下砢伴 磕慨 聲若

雷霆乃使文身之伎水格鱗蟲凌堅冰犯巖淵探巖排

碕薄索蛟螭蹈獺獺據鼃鼃祛靈螭彌似 入洞穴出蒼梧

乘鉅鱗騎鯨魚浮彭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

月之胎珠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於茲乎鴻生鉅

儒俄我 軒冕雜衣裳修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

耀蠻忽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隣是以旃裘

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盧

山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
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覲東岳禪梁
基捨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
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
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
罕徂離宮而輟觀遊土事不飾木功不雕蒸民乎農桑
勸之以弗怠儕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遍被洋溢之
饒開禁苑散公儲制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

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無放雉兔收置罟麋鹿芻芻
莛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暢之德豐茂
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于祗莊雍穆之
徒立君臣之節崇聖賢之業未皇苑囿之麗遊獵之靡
也因迴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

長楊賦

問答賦如子虛上林首尾同是文而其中猶是賦至于雲此賦則自首至

尾純是文賦之體鮮矣厥後唐宋時諸公以文為賦豈非濫觴於此蓋賦之為體固尚辭然其於辭也必本之於情而達之於理文之為體每尚理然其於理也多畧

乎其辭而昧乎其情故以賦為賦則自然
有情有辭而有理以文為賦則有理矣而
未必有辭有辭矣而未必有情此等之作
雖名曰賦乃是有韻之文併與賦之本義
失之
噫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
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
右袞斜搯巖壁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羅千乘於林莽
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萃陸祛錫戎獲胡搃厄熊羆拖拖
豪豬木擁槍纍墨以為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

然亦頗擾乎農人三旬有餘其勤至矣而功不圖恐不
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
豈為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淡泊為德今樂遠出
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疲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蒙竊惑
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耶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
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
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
彊秦封豕其士寔軋窟庚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

爭之豪俊糜沸雲擾羣黎為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

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闢橫巨海漂崑崙提劍而叱之所

過麾城

斬平

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

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飡

低

螿生蟻

同

介冑被雷

汗以為萬姓請命乎皇天迺展民之所屈振民之所乏

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

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德躬服節儉緋衣不敝革鞜不穿

大厦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瑋瑁而踈珠璣却翡

翠之飾除雕琢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斤斧芬芳而不御抑

止絲竹宴衍之樂憎聞鄭衛幼要眇之聲是以玉衡正

而太階平也其後薰鬻作虐東夷橫去叛羌戎睚眦皆閩

越相亂遐氓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去於是聖武勃

怒爰整其旅乃命驃騎汾沄沸渭雲合電發颺騰波流

機駭蜂軼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轅汾輻魚破穹廬腦

沙漠髓余吾遂獵乎王庭驅索駝燒燠覓蠡螺分黎單

于磔裂屬國夷坑谷跋鹵莽刊山石蹂屍輿廝斯係累

老弱吮鋌蟬癥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頌

蛤匍匐蟻伏二十餘年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

先加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燹屏東馳是以

遐方䟽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

莫不躄足抗手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無邊城之灾

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

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霑濡士有不談王

道者則樵夫咲之意者以為事因隆而不殺物靡盛而

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乃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

戎陳師五柞

作

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影

正

妙禽乃萃

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壓月窟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於
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畋獵陵夷而不

禦也是以車不安軻日未靡旃從者髣髴委屬而還

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皇之田反五帝
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
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率與之同

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懸鳴鞀磬之和建碣軋磬轄之虞

戛擊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

受神人之福祐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

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於

將來比隆於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杭稻之地周

流黎粟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狃獍之收多麋鹿

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

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

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乃今日發蒙廓然已昭矣

班孟堅固

孟堅漢明帝時為蘭臺令史時帝修洛陽宮西京父老有怨帝不都長安之意孟堅因作兩都賦以風其自序云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



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
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說豫
福應尤甚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
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故言
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
枚皋王褒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
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
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

作或以抒巨與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

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國家之遺美
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
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
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粗密因時而建
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
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
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

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
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而起
苑囿以備制度西土父老咸懷怨思冀上之
瞻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義故作
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
是編諸賦之序刊而不載實以卷帙增多不
便覽者故皆撮其凡附見於姓名之下而特
存此序實欲後之學者知詞賦之作源委如

此也二京三都等賦大拓祖此其賦因不復

錄

西都賦

此賦兩篇亦一篇也前篇極其眩曜賦中之賦也後篇折以法度賦中之

雅也篇末五詩則又賦中之頌也昌黎曰詩正而葩子雲曰詩人之賦麗以則愚謂先正而後葩此詩之所以為詩先麗而後則此賦之所以為賦自漢以來賦者多知賦之當麗而少知賦之當則苟有善賦者以詩中之賦而為賦先以情而見乎辭則有正與則之意為骨後以辭而達於理則有葩與麗之辭為肉庶幾葩麗而不淫正則而可尚發乎情止乎禮義是獨非詩人之賦歟何詞人之賦足言也此賦涉雅頌

猶有正與則之餘風
愚故於此意言之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
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
聞其故而覩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
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
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表以
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
川衆流之隈沂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

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於是睠秦嶺賦北阜挾澧灞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建金城之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

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屢紅塵四合烟雲相
連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
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
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騫乎其中若乃觀其四郊
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
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
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彊榦弱枝
隆上都而觀萬國封畿之內厥土千里卓犖諸夏兼其

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
商洛緣其隈鄠戶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
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其陰則冠以九峻
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
所頌嘆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
萬疆場亦綺紛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鍤成
雲五穀垂穎桑麻敷紛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
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園禁苑林

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墻四百餘里離宮別館
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徃徃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
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
至于三萬里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
靈之正位倣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
堂因瓌材而究竒抗應龍之虹梁列_紛棹_老以布翼
荷棟桴而高驤雕玉瑱_去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發五
色之渥彩光燭_焯朗以景彰於是左城_倉則右平重軒三

階閨房週通門闥洞開列鐘虞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
仍增崖而衡闕臨峻路而啟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
臺間館煥若列宿紫宮是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
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增盤崔嵬登降照
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後宮則有
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蒞若椒風披
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於孝成
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以藻繡絡以綸連隋侯明月錯

落其間金缸銜壁是為列錢翡翠火齊去流耀含英懸

黎垂棘夜光在焉於是玄墀釳扣砌玉階彤庭硯軟碱

綵綴琳珉青瑩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颯纒綺組繽

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

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益以百數左右庭中朝堂百寮

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

流大漢之愷悌盪亡秦之毒螫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

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又有天祿

石渠典籍之府命夫諄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
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
為羣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啟發篇章校理秘文周以鈞
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
虎賁綴衣閣尹闈寺陞戟百重各有典司周廬千列
徽道綺錯輦路經營修除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
明光而亘長樂陵塏道而趨西墉混建章而連外屬設
璧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內則別風嚆嶢眇麗巧

而竦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正殿崔

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馭

颯

娑

上洞杙

翳

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神明鬱其

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焚楣

雖輕迅與標

飄

狡猶愕眙而不能階攀井幹

寒

而未半

目眩轉而意迷捨櫺檻而却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

以失度巡迴途而下低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彷徨步

甬道以縈衍又杳窳

小

而不見陽排飛闥而上出若遊

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

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將將

鋤

濫瀛洲與方壺

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峭碎金

石崢嶸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壘藹之混

濁鮮顥氣之清英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

喬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

寧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園因茲以威戎夸

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

羣內閫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
理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罟網連紘籠山絡野列
卒周匝星羅雲布於是乘鸞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
入苑門遂統艷部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爚
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

郁怒而少息爾乃期門飲飛列刀攢鏃要平跌決追蹤

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倚弦不再控叶矢不單殺

中必疊雙颯颯僕紛紛矰繳酌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

天平原赤勇士厲猿狖失木豺狼懾竄爾乃移師赴險

並傍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兇觸蹶許少施巧秦成力折

制几倚剽狡扼猛噬脫角挫胆豆徒搏獨殺鍛挾師

豹拖熊螭曳犀犛頓象罷超洞壑越峻崖宜蹶斬平平巖

巨石頽松栢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於是天子

乃登屬王之館厯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

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然後

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包騰酒車以斟酌割

鮮野食舉烽命爵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鑾容與徘徊

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

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堤蘭茝發色粵粵猗猗若

摘錦與布繡燭耀乎其陂鳥則玄鶴白鷺黃鵠鳩鶴鷓

鴝鴝保鵙銀鳧鷖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沉浮往來

雲集霧散於是後宮乘輅棧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

祛虛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談淡嗽浮槎女謳鼓吹震

真聲激越營神厲天鳥羣翔魚窺淵招白鷗下雙鵠投

文竿出比目撫洪量街御矰繳方舟並鶩俛仰極樂遂

乃風舉雲搖浮游溥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峻東溥河華

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去

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采遊童之歡謠第從

臣之嘉頌於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

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

商修族世之所驚工用高曾之規矩桀乎隱隱各得其

所若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未得其一

端故不能徧舉

東都賦

東都主人喟然而嘆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
矜奉宮館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睹大漢
之云為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朞
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
時功有橫去而當天討有送而順民故婁敬度入勢而
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

以已也吾子魯不是睹顧曜後嗣之未造不亦暗乎今
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于太清以變子之惑
志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闕天人致誅六合相滅于時
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樞邪罔遺室原野厭
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灾猶不克半書契以來
未之或紀故下人號平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平乃致
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
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

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
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
疆宇勲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迹紛綸后
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且夫建武之
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
人倫實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
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恭行
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

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
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
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按六經而
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
至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
法服鋪鴻藻信中景鑠揚世廟正雅樂神人之和允洽
羣臣之序既肅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
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修

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於諸夏總八方而為之極
是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
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以為沼發蘋藻以潛魚
豐囿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鄒誼合乎靈囿若乃順時節
以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
歷騶虞覽駟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
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琴林麗高和鑾
玲瓏天官景從稜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泛

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鋌彗雲

羽旄掃霓旌旗拂天焱焱艷炎炎揚光飛文吐爛生風

欲荒野鼓噴山日月為之奪明丘陵為之搖震真遂集

乎中囿陳師按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

舉烽伐鼓申令三驅去輕車霆激驍騎電騫由基發射

范氏施御弦不睨弟禽響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不

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踠宛

餘足士怒未凜薛先驅復路屬車按節於是薦三犧效

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叅象乎聖躬日中夏而布德瞰

四裔而抗稜西盪河源東澹海濬

純

北動幽崖

宜

南曜

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隣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鬪拜水慄奔走而來賓遂綏哀牢開永

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方之圖籍膺

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賞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

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爾
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鈞管弦
粵煜育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舞備泰古畢
四夷間去奏德廣所及傑禁侏賣兜離罔不具集萬樂
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烟因煜盃調元氣然後撞
鐘告罷百寮遂退於是聖上親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
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急於東作乃申舊章下明詔
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

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令海內棄耒而
反本背偽而歸真女修織紉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
素玄耻纖美而不服賤竒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沉珠於
淵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
嗜欲之源滅廉耻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
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
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
嗟嘆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
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惟子
頗識舊章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
鮮矣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乎土中
平夷洞達萬方輻輳秦嶺九峻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
嶽帶河沂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若靈臺
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
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履法度翼翼濟濟子

徒習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可關
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色
逡巡降階慄蝶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
子以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
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
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辭曰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皇皇上帝宴饗

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
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蒞止造舟為梁皞皞國老
乃父乃兄抑抑皇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
洪化為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

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蓊蓊庶草蕃廡
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寶鼎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歆稟浮雲寶鼎見兮色

紛紜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
彌億年

白雉詩

啟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

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淳精彰皇德兮侔
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禰正平

衡

正平性剛偏恃才傲物數侮曹操不能容
欲殺衡畏為人所議遂送正平與荊州牧劉
表表復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復
送正平與之祖長子射尤善正平嘗會賓客
正平預坐適有獻鷓者射命正平賦之正平

援筆而成文不加點一座稱善後正平竟以
衆中辱祖為祖所害時二十六後人遂名其
所賦之地為鸚鵡洲云

鸚鵡賦

比而賦也其中兼含風興之義虛以
物為比而寓其霸棲流落無聊不平

之情讀之可為哀歎凡詠物題當以此等
賦為法其為辭也須就物理上推出人情
來直教從肺腑中流出方有高古氣味如
但賦之以辭則流於後代之體以字句之
巧為用工而不知其漠然無情以體貼之
切為著題而不知其渙然無理視之雖如
織錦味之乃如嚼蠟况望其可高古
耶此賦宜與鮑明遠野鷺賦並看

惟西域之靈鳥挺自然之竒姿體金精之妙質舍火德
之明輝性辨慧而能言才聰明而識機故其嬉遊高峻
栖跼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背綠衣翠衿采
采麗容咬咬好音雖同族於羽毛固殊知而異心配鸞
皇而等美焉比德於衆禽於是美芳聲之遠揚偉靈表
之可嘉命虞人於壠坻詔伯益於流沙跨崑崙而播弋
冠雲霓而張羅雖網維之備設終一目之所加且其容
止閑暇守植安停逼之不畏撫之不驚寧順從以遠害

不違忤以喪生故獻全者受賞而傷肌者被刑爾乃歸
窮委命離羣喪侶閉以雕籠剪其翹羽流飄萬里崎嶇
重阻踰岷越障載懼寒暑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
主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矧禽鳥之微物能馴
擾以安處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忖陋體之腥
臊亦何勞於鼎俎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嶮熾豈言
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痛母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
離匪餘言之足惜愍衆離之無知背蠻夷之下國侍君

子之光儀懼名實之不副耻才能之無竒羨西都之沃壤識苦樂之異宜懷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稱斯若乃少昊司辰蓐收整轡嚴霜初降涼風蕭瑟長吟遠慕哀鳴感類音聲悽以激揚容貌慘以顛顛聞之者悲傷見之者隕淚放臣為之屢歎棄妻為之歔歔感平生之遊處兮若壘箎之相須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順櫬檻以俯仰闔戶牖以踟躕想崑山之高嶽思鄧林之扶疎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徒

怨毒於一隅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而忘初託輕鄙之
微命委賤陋之薄軀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而效愚恃
隆恩於既往庶彌久而不渝

古賦辨體卷四